

逍遥书卷

(上)

逍 遥 书 生

鬼谷子 著

(上)

新登字01号

逍遥书生

作 者 鬼谷子

责任编辑 郝向群

装帧设计 刘 鹏

59 1103 95

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 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7.25印张 550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4次印刷

印数 79001—82000

ISBN 7-80570-0071-0/I·33

定价：15.80元

目 录

- 一 英雄堪羨亦堪怜..... (1)
- 二 龙蛇杂沓古长安..... (52)
- 三 英雄亦有落难时..... (119)
- 四 神功初试除巨猾..... (185)
- 五 云梦魔坛会恩师..... (253)
- 六 含羞赴死报血仇..... (321)
- 七 匠心独运离间计..... (388)
- 八 翻云覆雨捣龙潭..... (428)
- 九 蛟龙终非池中物..... (507)
- 十 艺高胆壮若神龙..... (555)

- 一 智珠在握煽风火 (606)
- 二 空负玄功徒狂记 (665)
- 三 楚虽三户必亡秦 (710)
- 四 刀风剑影月无光 (764)
- 五 一纸有如催命符 (810)

一 英雄堪羨亦堪怜

日落西山，倦鸦投林。在一座辽阔森林外的草坪上，一名中年文士，正在俯身检视着一具尸体。

地上那具尸体，虽然中镖无数，但并非血肉之躯。这时，只见那文士缓缓直起身子，抬起头，叹一口气，抬头望着西方天际，对着那多彩多姿的晚霞，默默出起神来。

七八年前，在豫南新野，武林中曾有过一场日月无光的大杀战。

在此役中，天罡七煞同阵伏诛，海内四毒，无一漏网，五台天妖叟断去一条左臂，扬州的水火双姬，披发落荒，仅以身免……

经过这一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正邪大决战，武林中之魑魅魍魉，一时为之敛迹。

而在这场血战中，督率孤军，以寡敌众，勇搏群魔的天龙传人——金笔大侠令狐玄，亦于这一夕之间，名满天下，无形中成为天下黑白两道公认之领袖——他，金笔大侠令狐玄，便是此刻草坪上的这名中年文士！

不过，此刻浸浴在一片落日余晖之中的金笔大侠令狐

玄，其所以怔怔出神，显然并不是在回忆上述他这段辉煌的往事。

至于脚底下那具雕木人像，虽然上面每一支钢镖，皆未能打中指定的部位，无疑亦非金笔大侠此刻心情沉重的原因。

因为他对自己座下各级弟子之资质，清楚异常，连对三名铜笔弟子，都未存此奢望，遑论刚才的这几名铁笔弟子！

天色渐渐暗下来了。金笔大侠面现苦笑，摇摇头，又叹了一口气，然后，转过身躯，走离草坪，顺着一条小溪流，向一片绵延的庄宅缓步行去。

就在金笔大侠走过那座红木小桥，身形于庄门中消失不久，迷蒙暮霭中，突有两条黑色人影，自树林内，一闪而出！

两名不速之客，蹑步弓身，象狸猫般，悄没声息地一下扑向那具雕木人像身边。

经过一番匆匆察看之后，其中一名黑衣人低声问道：“马兄以为如何？”

另一名黑衣人摇摇头，哑声道：“我看我们头儿最好暂时死了这条心，人家是为了徒弟不争气，才显得心事重重，郁郁寡欢，他却误以为人家……”

象出现时一样，两名黑衣人四下里略一张望，复于林中消失不见！

金笔大侠在步向前厅时，前面大厅一阵笑语传来，听

到这阵笑语，金笔大侠一双浓眉，不禁紧紧皱起。

现在守候在厅中，等他共进晚餐的，正是当今武林无人不知的金笔四友：华山白衣侠聂文卫，金陵公子胡逸平，顺天无常祖达三，流星赶月郎星奇！

这四人，都是金笔大侠行道江湖时，所结交的金石益友，在今天以前，金笔大侠与这四位先生生死至交，一直视如手足，无分彼此，虽然四人并未参与当年的新野之役，但这一点，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，因为当年事出仓猝，呼应无从，而且群魔系针对他令狐玄一人而来，他也不愿倚仗外来助力，不过，由于今日晨间之事件，他对四人不满了！

金笔大侠发觉，他这四位好友，也许是太敬重他令狐某人的关系，他们对他，事事都得看他的眼色，完全不似天龙六曹当年对恩师天龙老人那样，择善而从，坚守友朋间忠谏之道！

他相信，今日晨间，四友假如换上六曹，那个叫俞人杰的少年，就不会不被录取了！

终于，金笔大侠迟疑地停下脚步，他觉得今天心情实在太坏，故不欲以此感染别人。

身后那名老家人不胜惑然道：“老爷……”

金笔大侠转过身去道：“去告诉聂爷他们，不必等我了，就说我后面有点事，不克分身，等会另外煮碗面，顺便叫郑师爷到书房里来一趟！”

回到角院书房中，金笔大侠望着跳动的灯火，再度陷入沉思。

在这间书房中，到处留有恩师手泽，由恩师 天龙 老人，他不禁勾起对天龙六曹的怀念。

当年新野那一役，魔方多至百余人，他这一边，除了他自己，便只有曾跟随恩师天龙老人，几达一个甲子之久的诗、棋、酒、茶、笛、剑等天龙六曹，结果，于此战役中，天龙六曹六折其四，仅活下了酒叟徐适之、剑叟肖振纲。

事后，他虽然将诗、棋、茶、笛四人之家小，妥为安置，及将生还之酒叟和剑叟分别设庄供养，不再加以差遣，但是，无论对生者或是对死者，心中始终都有着一份愧疚之感。

因为六人跟随师父那样久，都能安然无恙，但师父一死，到他手里，他金笔大侠自己固然青出于蓝，声誉扶摇直上，然而，六人之中，却有四人为此而永离人世！

自新野一役后，为发掘可造之材，俾天龙一派，永兴不衰，后继有人，以及对那些逸去的魔头们作防患于未然计，每年今天，八月初五，也就是新野一役的纪念日，他都接见两三名经过严格初试的少年，由金笔四友陪同，作是否收录为座下弟子之最后抉择。

今天，获得接见的少年，共有三名。

前面两名，一个姓尤，一个姓申，均为衡山派所推荐。两人气质虽然还可以，惟根骨太差，显然难望有所大成，故所以一上来，便为四友所一致否决。

第三名少年，姓俞，名入杰。

金笔大侠看清这少年的面目，不禁大为惊讶。他的第

一个感觉是：当年，恩师天龙老人，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一定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惊讶！

不但如此，金笔大侠在当时还肯定地告诉自己，这名俞姓少年投入天龙门下之后，他如能将恩师当年加诸自己的一切，转而加诸这名少年身上，此子来日之成就，势必更在自己之上！

所以，当时的金笔大侠，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：他如今才不过望五之年，还是一名武人，春秋鼎盛之期，他是否真的需要急着培植一名少年人，再由那名少年人，在若干年之后，使自己相形失色？

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可怕到近乎可耻！

当这个念头升起时，金笔大侠自己，也不由得暗暗吃惊。

于是，金笔大侠的眉头，不期而然地皱了那么一下。在金笔大侠而言，他皱眉，乃属一种自责。

那就是说，以他金笔大侠令狐某人，何以也会出现这种狭隘的自私之念？

可是，四友等人，显然误会了他的心意，衣袖一挥，一场甄试，就此草草提前结束！

等他回过神来，这名俞姓少年，业已去至庄门之外！

刚才在草坪上，他金笔大侠便是为此事而出神，一天下来，他在内心，曾不断地盘问着自己：当他发觉俞姓少年离去后，再加追截，是否来得及？然而，他又何以没有那样做？

门口灯光一暗，走进一名长衣老者，来的正是本府那

位郑师爷。郑师爷走进房中，当即拱袖一躬道：“老爷传唤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金笔大侠抬头道：“冯、立、李、俞四家，近来都还安好吗？”

郑师爷恭应道：“托老爷的福，都还安好，月前张三经过义庄时，他们尚都带信说，要老爷多多保重身体。”

金笔大侠点一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徐、肖两老儿那边如何？”

郑师爷脸上出现笑容道：“徐老儿据说整天仍在醉乡之中，谁劝也是枉然，肖老儿则忙着起炉找新材，说要为老爷铸造一把好剑！”

金笔大侠讶然道：“为我铸剑？我是不用剑的啊！”

郑师爷微笑道：“老儿说，他也知道这一点，不过，老儿仍认为，天龙府中没有一把好剑，总觉不成话说，他又说老爷到时候不愿佩在身上，就是挂在书房里，当作装饰也是好的。”

金笔大侠失笑道：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，就随他去吧！”

郑师爷接着说：“老爷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

金笔大侠沉吟了片刻道：“义庄那边，以后每隔十天半月，就差张三回去看看，假如缺些什么，尽管派人来讨取。至于徐老儿那边，过两天，师爷不妨亲自去一下，这个老儿嗜酒如命，要他一下戒绝，当然不可能，但少喝一点，总该可以，所以，在必要时，师爷无妨唬他一唬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他老儿若不稍微节制些，马上要他搬来府

中住，届时将叫他点滴不得沾唇！”

郑师爷欠身道：“老朽遵办！”

郑师爷退去后，老家人陈大送来一碗汤面，金笔大侠草草用完，站起身来，绕室徘徊，他虽因适才的一番安排，心中稍感宽慰，但对早上那位少年的影子，则仍无法排遣。

最后，他轻轻一叹，于心底告诉自己：事情即已成为过去，还想它做什么呢？相信我令狐某人，至少未来的二十年之内，风光尚可维系，俗云：天涯十步有芳草，二十年，是个不短的日子，以后难道就再没有象俞人杰这样的少年出现？

俞人杰走出天龙府，心情沮丧异常。

他并不埋怨任何人，金笔大侠乃当今武林中之泰山北斗，金笔四友，亦为一时之俊彦，他们看他中必有原因，但他那位酒鬼徐爷爷，则不该骗他，说什么只要他有勇气登门，保他稳被录取！

中午时候，俞人杰回到朱仙镇，买了两个馒头，勉强填饱肚皮，然后向镇外的忠庄，没精打彩地走去。

走进了庄子，从一排桑树下，遥遥传来一阵歌声：

“九里山前旧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。

乌江流水潺潺响，仿佛虞姬哭霸王……”

往日，俞人杰听到这种类似的歌声，心头均会涌起一阵亲切的感觉，但是，今天歌声入耳，感到的却只是聒噪厌烦。

“千年暗草埋金谷，几辈征夫老玉关。

……豪华一去无踪影，留得青山醉眼看，……”

俞人杰皱皱眉头，朝着那排桑树走去。

桑荫下面，一桌一椅，一壶四碟，一名褐衣老者正在自得其乐。

老者约莫七十来岁，扫眉细眼，花白胡发上，满是油污酒渍。老人这时大概已有七分酒意，歌声半途而歇，正在打着酒呃。

不过，别看老家伙醉容可掬，目光却颇锐利，他一眼看到俞人杰，一声啊哈，精神大振，酒呃亦告不疗而愈！

老家伙咕了咕嘴巴，应声道：“小子，恭喜你啦！”

俞人杰懒洋洋地走过去，靠在一根树杆上，一声不响。

老人甚为诧异道：“出了岔子？”

俞人杰仍一声不响，只微微撩起眼皮，以眼角投出冷漠的一瞥！老人眼皮一阵眨动，心里已然有数，啪的一声，搁下酒壶，圆睁着一只豆眼，两手把着桌沿，喝道：“你小子没有告诉他们，你就是……”

俞人杰冷冷一笑道：“告诉他们，我就是六曹中笛叟的孙儿是不是？是的，假如是那样说了，看在家祖的情分上，我俞人杰无疑会被留下来，不配做徒弟，亦可充当小厮。抱歉的是，我俞人杰尚不至于那样没志气！”

老人连连摆头道：“不对！不对！”

俞人杰侧脸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老人自言自语道：“依老夫看来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！”

俞人杰悠然道：“什么文章？”

老人头一抬头道：“别的不去说，就与府中现有的几名弟子对比，你比公冶、杨、居、马那几个小子，难道还不如？”

俞人杰微哂道：“这几句话，杰儿听来总有一百遍了，谢谢徐爷爷的褒奖，只可惜天龙传人姓令狐，而非六曹之一的酒叟大人！”

酒叟一跳而起，道：“你小子暂且等在这里，待我酒鬼过去，好好责问责问那些糊涂蛋！”

俞人杰横身一躬，道：“请坐！”

酒叟大惑意外地道：“拉我做什么？”

俞人杰抬头问道：“徐爷爷的意思，是否想表示你这位活着的酒叟，要比墓木已朽的笛叟，情面来得要大得多啊？”

酒叟微微一怔道：“谁这样说了？”

俞人杰静静道：“那么，您老凭什么要去左右别人的既定之局？您老有没有先问问杰儿，纵然对方肯接受，杰儿答应不答应？”

酒叟摇摇头接道：“真拿你这孩子一点办法没有！”

俞人杰笑笑道：“这就是您跟肖爷爷一直担心的，恃宠生骄啊！”

酒叟忽然说道：“对了！我们到对面，去看看肖爷爷怎么样？”

俞人杰欣然道：“去看肖爷爷，杰儿当然不反对！”

酒叟转过身去，抓起桌上那把酒壶，仰起脖子，先灌

了一大口，然后将酒壶往肋下一夹，挥挥手道：“走！”

老少两人，沿着一座池塘，从一条小路上，向对面一块高地走去。

高地上面，植着一排垂柳，柳条纷披中，隐隐有檐角露出，与酒叟之住处相比，又别有一番情味。

老少俩刚刚来到那排垂柳之前，屋后已然传来一位苍老的声音道：“是适之么？”

酒叟边走边答道：“除了我酒鬼，你这糟老头儿，还有几门远亲？”

屋后那人问道：“同来的那位是谁？”

酒叟回道：“小杰！”

屋后那人哦了一下，道：“是小杰么？怎么样？取上了没有？”

酒叟应声道：“你猜呢？”

屋后那人不加思索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猜的？当然取了！象杰儿这样的孩子，放眼当今各派弟子中，哪里去找第二个？”

酒叟干咳了一声道：“我也这样想！”

屋后那人似乎一惊道：“难道——”

酒叟缓缓接道：“可惜人家天龙传人，看法都不是一样的！”

屋后那人怪声嚷道：“胡说！”

跟着，一位高大的老人，自屋后急步抢出。

只见这位六曹之一的剑叟，年纪已在七旬上下，一张重枣脸，隆准广额，虽然是须眉尽白，一双眼神，却仍奕

奕如电！

剑叟在腰间围着一旧布裙，双手一片泥污，似乎是正在屋后忙着和泥搭建什么。这位剑叟的脾气，显较酒叟更为暴烈，这时，一面在围裙上擦着手，一面瞪着酒叟，迫不及待地，连声催促着道：“说说清楚……”

酒叟仰起脖子灌了口酒，好整以暇地说道：“说什么？要说的，早就说完啦，不取就是不取，简单明了！”

剑叟转向俞人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说！”

俞人杰苦笑着道：“杰儿也说不上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昨天，参加初试者，计十八人，前后取三名，两名衡山弟子，还有杰儿，不意今晨入府面试时，金笔四友一句话没问，便挥手示意，命杰儿退下……”

剑叟注目道：“另外两名衡山弟子取了没有？”

俞人杰摇头道：“也没有！”

剑叟又问道：“你说金笔四友连一句话都没问你？”

俞人杰点头道：“是的！”

剑叟接着道：“令狐玄本人有无表示？”

俞人杰想了一下道：“至于金笔大侠……杰儿只记得一……他好象对杰儿很注意，不过，他老人家似乎另有心事，坐在那里，始终未发一言。”

剑叟搔着耳根子道：“这不是怪事么？”头一抬，又问道：“在初试时，你报的什么出身？”

俞人杰答道：“杰儿报的是长葛俞家庄人氏，曾随庄中一名蔡姓武师练过二年多拳脚。”

酒叟惑然道：“长葛什么地方有个俞家庄？”

俞人杰微微低下头去，道：“杰儿本想在录取之后，再说出真正的身世，以及已跟两位爷爷练过三年……杰儿没有料到……天龙府的大门……竟是……如此般的……难以跨入。”

酒叟从旁点点头道：“一个人得失事小，气节事大，你小子能有这份骨气，亦不枉是笛叟俞某人之孙，我们两个糟爷爷，总算是没有白疼你！”

剑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武林有史以来，也没出现过多少象我们天龙六曹这样的人物，你已跟爷爷们练过三年，再来个三四年，我看也差不多了！”

俞人杰抬头正容道：“两位爷爷与家祖共事数十年，出生入死，情同手足，无论怎么样，杰儿也不敢对两位爷爷的武学妄置一词，不过，两位爷爷都知道的，杰儿当初所以要求两位爷爷传授武功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列身天龙门墙，现在既然事与愿违，杰儿年事尚轻，尽可改志他图，关于武功一道，请两位爷爷原谅，杰儿不愿再提了！”

酒、剑两叟，相视无言，隔了片刻，剑叟忽然说道：“孩子，我问你一件事：你想投入天龙门下，是为了想获传天龙武学？还是因为羡慕天龙师徒之为人？”

俞人杰道：“杰儿以为两者无可划分！”

剑叟微哦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俞人杰道：“天龙武学如无天龙师徒这等人物，用以诛凶锄暴，天龙武学势将一无是处。反之天龙师徒没有这种绝世武学为翼护，他们师徒，纵有凌云之志，亦属枉然！杰儿所见如此，尚望两位爷爷海正！”